

近思錄卷之二

凡百十一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為學大要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瞻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

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

仁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於令名

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

近思錄

卷之二

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朱子曰：道德之重而不滿於文辭之陋也。○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朱子曰：天地儲蓄得二氣

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曰：其本也真而不雜，無人偽，靜便是未感。○真靜兩字不同，真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未發即靜之謂五性，即真之謂仁義禮智信者，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只是疊說。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問性上如何說鑿？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

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悞其性而囚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朱子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詳此意。一本作知所養。恐在字爲是。往與行字相應。○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朱子曰。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意存焉。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守之非化之。曰。聖人則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大而化之。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尙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

尺度便是已。顏子未化。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文集下同。或謂人不知性。故怠於希聖之學。而樂於希名慕利之學。朱子曰。不是他樂於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好學論是程子十八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為學。此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可以終其身也。

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朱子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問聖人定處。曰。知止而后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于旻

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於中靜時固定動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自外來而應以理即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勉齋黃氏曰此書分七段讀此首段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不惟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

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

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問普萬物莫是

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朱子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耳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知得他無心處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

順應是感而遂通○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擴然而大公之謂所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問大公順應學者卒未到此柰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只是除卻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卻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曰學者太公當如何曰也是要有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勉齋黃氏曰此第二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二句易擴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朱子曰往來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擴然大

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勉齋黃氏曰此第三段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問自私則不能擴然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朱子曰然。○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問程子謂釋氏自私。先生嘗以此自私說得較粗。是常人之自私。然細思之。如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亦自說得煞。恐只是釋氏之自私。曰此說得較闊。兼兩意也是見橫渠說得有這病。故如此說問反鑑索

照亦是說絕外物而求定之意。曰然。但所謂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慾也是。如異端絕滅外物也是。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是。上不論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勉齋黃氏曰此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相反。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故反。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朱子曰。云云。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支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定性。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卻不同。○問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

不可以內者為是。在外者為非。只得隨理順應。
○勉齋黃氏曰。此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良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繫。則不以明覺為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怎生無怒容。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勉齋黃氏曰。此第六

段。以聖人喜怒明其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還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己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是也。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自反而仁。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安人而已矣。○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卻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此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湃。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歸港。○勉齋黃氏曰。此第七段。未嘗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矣。此段專說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公舊說。則兼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遠忘其怒。為大公也。總論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近思錄。

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為是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所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疆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

發之。其旨深哉。○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是正心誠意以後事。問。定性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說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也。只得順應。便看理如何。此篇大綱。只在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非。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擴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在此一句。遠忘其怒。便是。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遂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靜皆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被物引去矣。○定性書一篇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或云。擴然大公。兩句。是下工夫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今人私欲萬端。如何得大公。所見與理皆背馳。如何得順應。曰。這便是先生前

近思錄

卷之二

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自私用智。此書首尾只此兩項。明道文字。多只成片說去。細看中間。自有脈絡貫串。將去。大公順應。自後許多話。都是此二句意。引易是說大公。引孟子是說順應。○怒是此應。大公觀理是應。順應。○明道此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直卿云：此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問此書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子細看卻成。○伊川先生答段相應。此書在鄂時作。年甚少。

未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怠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

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
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
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朱子曰。內積忠信。積

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一言一

動。必忠必信。是積也。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

志。是實事。擇言是修辭。篤志是立誠。伊川擇言

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云。修省言辭。正為立已

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著力守之。

真箇求到其地。知終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

守得便終保守。此是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

見得箇事幾。可與存義。便是守得箇物事在。問

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固是如此。然

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

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

主行。然某卻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

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知。○君子

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

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

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

而不利。孰為疑乎。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

事皆合宜。如一物四方在面前。不可得而移易之

意。○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

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問義形而外方

日義是心頭斷事。心斷於內。而外自方正。萬物各

得其宜。○此坤六二之交。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將不孤來解。大字若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動以天為无妄。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

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葉氏曰。震下

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為无妄。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

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

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朱子曰。所謂雖

正理者。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

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此亦

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非邪妄而何。又如賢智者。過之。其心豈有邪。卻不合正理。○人之應事有

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惡言。而不敢辭者。正謂此耳。如鸞拳強諫之類是也。○人之蘊蓄。由學

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蹟。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大畜象傳○咸

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

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

道也。朱子曰。心無私主。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

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聖人至公至神

之化。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

皆熱。便是有感覺。皆通問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

去己私。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

不相契者。則不應。○以量而容。隨我量之大小。以

容人便是不虛了。○葉氏曰。有量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其九四曰。貞吉悔。凶。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感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問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

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朱子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作正而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月寒暑往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例了。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至於憧憧。則私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朋從矣。○君子之遇艱阻。必思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蹇象傳。○葉氏曰。此教人以處險阻之道。○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初九傳。○朱子曰。豐明以動。以明心應事物也。○徒明不行。則明

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①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明則行無所向。真行而已。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經說下同

○朱子曰。狹洽二字。宜于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
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
外面稍溼。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溼。
程子之言。極有深意。○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
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人之皆得。然信從
始但一二人。亦未能概吾之意。至於信從者眾。豈
不可樂。○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
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
已能之。以教人。而人不能。多少可闕。今既信從者
眾。安得不樂。○問初學將自課不暇。何以及得人。
日如傳得師友好說話。好。○古之學者為己。欲得
文字。歸與朋友。亦是及人。

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欲見知於人也。○伊川

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

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

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櫝還珠之

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

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

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

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方元宗字

道輔買櫝還珠事

近思錄

卷之二

三

見韓子。○朱子曰。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
學者用心之謬。○朱子以此書示學者。日他。只恁

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明道先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

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

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

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

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

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遺書下同。○

治經為傳道居業之事。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如何。朱子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

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是為居業。明道

與說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

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

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

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

處。則可以修業。修業便是逐日底事業。似日課一

般。忠信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

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

進矣。誠便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問何不說事。卻說辭。曰。事尚可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朱子答劉子澄云。學

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怠。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義理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

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卻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粗。○孟子說得粗。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如說養氣處。豈得為無可

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勉齋黃氏曰。如博文約禮。克已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皆用力處。就○明道先生曰。務實切已。下功。所以入聖人為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朱子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泛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頭了。○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朱子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泛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頭了。○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

進誠心是且理會自家切已處。明善了。又更須看自家進誠心與未。○學者識得仁

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

意。朱子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實有是得之。若只識

得。只是知有此物。卻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

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朱子曰。程子之言。引

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

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所樂何事。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

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問孔顏之樂。若但以為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

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曰。觀周子之問。其為

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問孔顏之樂。求之亦甚難。曰。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

自當純熟。充達上去。○或說顏子之樂云。天理流行。渾融貫通。顏子見得這箇物事。分明在面前

其樂自不能已。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顏子

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所得所以樂。不是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所

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志道。固

然苟悅其遠。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累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空踮望之勞。亦終不能以

自達矣。○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學記相觀

而善之。○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

須大做脚始得。朱子曰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

然不。○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

奚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

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

來方堅牢。日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

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

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會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

少間定墮坑。○參也竟以魯得之。朱子曰會子魯

落墮去也。○參也竟以魯得之。鈍難曉只是不

肯放過。直推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窺見

得些小便休一樣做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

底推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

會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推得到盡處

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著工

夫去看。遂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

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略過。所以不如他

○魯鈍之人卻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

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非說須要魯。魯是他

一般病。但卻是上好底病。他却是得這箇魯底力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本註時以

一冊。鄭載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

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

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

以記誦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

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

此語。汗流浹背。而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

看過。不疑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

子門人。○朱子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曠然無一毫所累。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會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見也。明道謂與學者語。如此。○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樂主其盈。禮主其減。而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反是用功處否。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悅舒散。快減卻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得性情之正。問如此則

禮樂相為用矣。曰。然。○禮主於樽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主於減者。以進為文。主於盈者。以反為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朱子曰。天分。即天理也。父子君臣。各安其分。則安得私。○論性不論氣。不論氣。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不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正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

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如只說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氣。這道理。便不。周匝。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卻。不論。那一。原處。這道理。又。卻。不明。○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論性。不。論。氣。云。云。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孟子。論。性。不。論。氣。但。只。認。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說。○不。備。則。少。欠。耳。不。明。則。大。害。事。○韓。愈。也。說。得。好。只。是。少。箇。氣。字。○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一。之。正。指。上。兩。句。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會。分。明。說。是。氣。質。之。性。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

下面卻不會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這許多說話。自不用分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朱子曰。見出來。凡事皆有箇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卯未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塞諤。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去。而曰不為己甚。○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問如何是已見大意。朱子曰。是他見得大。便小合殺不得。開只說得一句。如何便

見他已見大意工夫只在斯字信字上。斯是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已見得如此。卻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雖是知其已然。未能快其將然。規模小底。易自以為足。規模大。則工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問大意畢。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答會擇之曰。漆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會點之言。可以玩索。而見其意。若見得會點意。則漆雕之意。亦見得矣。且看程子說大意二字。是何意。二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又曰。謂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處。耳。雖其見處不及點之開闢。得處未至如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點有所不逮也。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胸襟。灑落處。卻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舊看皆云。會點高。今看來。卻是

開著實點頗動蕩。○點開闢開深穩。○論其資稟之誠。則開優於點。論其見趣。則點已見。○論其資稟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點已見大意。卻做得有欠缺。開見得不如點透徹。而用功卻密。點天資甚高。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牆圍。周匝裏面開架。卻未見得。卻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恁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只管作弄。○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朱子曰。敬便是栽培。○此段只如弟子入則孝云云。之意。先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文做工夫去。○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最是他說夾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直上者。無許多入欲牽惹也。又曰。不為物欲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近思錄

卷之二

七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不學便老而衰。或人之晚年。知識卻會長進。朱子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了。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闌。或引程先生云。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朱子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會做工夫耳。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日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曰。慚消靡。程子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葉氏曰。立志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

之痼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葉氏曰。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董

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

法矣。此仲舒對江都易王語。思邈隋唐間人。○問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義在。先明道在後。否。曰。未有先後。此只是合掌底意思。又云。微有先後之序。○事成之謂利。所以有義功成則是道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問膽欲大。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問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

近思錄

卷之二

五

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是也。○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方能為武夫。公侯干城之事。○問四者缺一不可。曰圓而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膽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膽大而心不小者也。○智是對仁義禮信而言。須是知得是非。方謂之智。問智欲圓轉。若行不方正。合於義則。○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自得者。用力之久。浹洽於中。熟而悅。○視聽思慮者也。安排布置。勉強而已。安能自得。○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朱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卻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視聽思慮動作。

發得不中節。是妄。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節。問此是顏子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處便是私意。○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揮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問鞭辟是如何。朱子曰。此是洛中語。大向裏。心都向外。下言切問而近思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

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了。○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克己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曾子言不忠不信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漆雕開言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所謂持養。亦非是作意去穿鑿。以求其明。但只○忠信所以進德。修辭此心常敬。則久久自明。○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朱子曰。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云云。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云云。問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忠信進德。修辭立誠。是流行發用。樸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只箇靜循。

守是順之義。犬率。○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乾是做。坤是守。葉氏曰。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學便須知得力處。何以為人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造道之實。○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蠶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朱子曰。役智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濟得甚事。○葉氏曰。振民。謂興起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己德。○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四者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問學者

要思得之莫便是先生所謂心不外馳而所存自
 熟之意日然於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
 上徹下之道。○問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此是
 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日。是只是這箇道理
 深說淺說。○引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引則無以
 都恁地。

居之。本註西銘言弘之道。○朱子曰弘寬廣也。毅

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引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
 恁地撐腸拄肚少間都沒頓著處。○永按弘而不
 毅者縱弛毅而不引者狹陋西銘之道。○伊川先
 能實體之渾然與物同體弘之至也。

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
 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
 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

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

言一事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干

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永按杜預春秋左傳序

是程子借以言學也。○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

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自有此

應。葉氏曰明學聖賢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也。○忠恕所以公平造德

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朱子曰進德則自忠恕是

平言其極則公平也。○忠恕是工夫公平是○仁

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

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朱子曰。程子之言。本未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仁者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若則愛。公卻是愛底處。無公則仁行不得。○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則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卻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非以公為仁。世有以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謂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

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卻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公而以人體之。此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子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為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如溝中水。被沙土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水便流矣。又非是外面別將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如克己復禮。為仁。能去己私。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己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永按此數條。重人字。恐非定說。當以後答陳安卿一條。為正。○朱子曰。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然便謂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之功。夫極至處。故惟公然後能仁。其日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之明。非自外來。元來自有光明。吟不為塵所昏耳。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為私

欲所蔽耳。○董銖問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非體認之體。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有形氣使其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體字便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體又問。先生謂作此身去裏面。體察如體羣。臣之體。又問。先生謂此體認之體。亦不妨。錄思之。未達。竊謂有此人。則此理流行。即此人而仁者。以其私也。能無私心。則此理流行。即此人而仁者。非是公也。後又要去體認。尋討也。曰。仁字說得是。但認體字。未是。體者。乃是以人而體公。蓋人擗起。這公作骨子。則是無私心。而仁矣。蓋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故必體此。公在。人身上。以為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作如此看。方是。○陳安卿問。先生謂緊要在人字上。消竊謂此段之意。入字只是指吾身而言。與體字上。公如何體。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非微表裏。純是天理之公。則天地生物。

之意常存。此所以能恕能愛。曰。此說得之。○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恕。能愛。○仁之發處。自是愛。那愛也。不能及物。也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推箇甚麼。如何分。日。恕。似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問。施與用。如何分。日。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為恕。恕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水之流。陳清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不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日。說得是。昨日說過了。○恕是分。俵。那愛底。如。施。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當細看。○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

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爲
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如發憤○人謂要
忍食樂以忍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力
 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
 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
 氣能得幾時了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朱子曰不
明道理只是硬行他只見聖賢所
爲心下愛矧依他行這是私意若見得道理時皆
是當恁地行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
日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伊川謂
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要緊○知之必
 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
 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古

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
 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
 之學不可。朱子曰此切要之言夫子之所志顏子
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
 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
 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
 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
 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
 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

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兼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朱子曰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辭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心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者。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

便是。○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涵養謹願守之。方有向成之期。○問涵養又在致知之中。而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事。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也。○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須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此兩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敬克已。致知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已則是拒盜。致知則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自是克。如誠則不消言閑邪之意。如善守

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拒盜。若以
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譬如將
息。克己譬如服藥去病。能純於敬。自無邪。○莫說
辭。何用克己。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莫說

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

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

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問必

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

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

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問孟子之所

謂有事者。集義而已。程子之論。每以有事於敬為言。何也。朱子
曰。孟子之學。以集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

為八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
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敬。敬
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
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為言也。○問敬
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
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涵養須用
敬。處事須是集義。○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
主一之敬。遇事來。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
若熟後。敬便有意。義便不濟。○敬義工夫。不可偏
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
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
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
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
有非其敬矣。○義莫是中理。如此說。却是義在外
也。○中理只是做得事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
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
義。○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

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朱子曰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朱子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仁者先難而後

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朱子曰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其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問伊川云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云云何也。朱子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心上做

得工夫。非惟是為那人。○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不得。未後和已也。喪了。○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葉氏曰。聖人理造乎極。行底乎成。則無所進退。○永按。聖人之學。亦日新不已。蓋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者。然必無所退也。唯其不日新也。唯其不退也。○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外書下同。○永按。智以靜而明。行以靜而篤。○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問。程子謂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恐毅字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朱子曰。教有忍耐底意思。無規矩。知是說。用冷難立。是說後來。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朱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為本。須是的。然識得這箇物。

事然後從。忠信做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朱子曰。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舉動輕肆。其人輕易可知。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葉氏曰。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朱子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

必自下。張釋字思叔。○永按思叔與尹彥明同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程子所稱。然又謂尹焞曾張釋後俊者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故思叔請問常有過高之病累高必自下。所以○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抑而救之也。

準若循循不已，自有其所至矣。問為學若以聖人為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朱子曰：思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為標準。然豈可日日比竝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學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只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便有箇先獲之心，顏淵謂舜何人，子何人，有所至也。○以聖為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自有其所至者，心勿怠，勿助長也。

先難後獲。○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

銘看。尹焞字彥明，號和靖。○朱子曰：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見大學西銘，不知那半年是做甚麼。想只是且教他聽說話，問也是初入門未知次第，驟與他看未得。曰：是如此。○問此意如何。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曰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闢。○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泐了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福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曰：富有之謂大業，天下事無不當理會者，才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問想當時大學未成倫緒，難看。曰：然。尹彥明看大學，臨了連格物也看

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有人說無心。

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永按無心之說。人於空寂

聖賢之心。公而已矣。○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何如

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

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

好著工夫也。問謝氏說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

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大體處。只是下學之工夫却欠。程子道恰好著工夫。便是教

他著下學底工夫。○永按事物各有當然之理。何思何慮順理而行。因物付物者也。謝氏之學未至

此故謂其○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發之太早

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

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

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如扶醉漢真是如此。扶醉漢之說。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云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聞這說話又一齊棄了。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

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

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

也。正蒙下同。○朱子曰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無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問求利吾外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

心精義入神自然能利善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
 所以利吾外也○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業定平
 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宏
 素利乎外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
 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
 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
 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
 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
 謂精義入神○事豫吾內事 ○形而後有氣質之
 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
弗性者焉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
 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
 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
 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生之謂性
 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

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
 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
 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天地之性太極本然之
 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二氣交運而生一本
 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才到有陰陽五行處
 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人只
 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
 智便自氣質上來○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
 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
 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
 何處得來耶○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
 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矣○阜陶謨所謂寬而栗等九德
 皆是論反氣質之意○若工夫未到則氣質之性
 不得不重若工夫至則氣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
 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

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

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問性命於氣性
 生說以性命之命為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本潘
 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
 後而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朱子曰也是
 如此但命字較輕得些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
 於氣於德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
 自如此。○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
 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為勝負
 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憚
 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
 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
 使不用修為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
 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為之理。○性與氣皆從上
 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勝其氣則只是承當
 得所賦之氣若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受其賦子
 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
 所以賦子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

修天蓋死生修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仁之
 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這
 簡却須由我。○則所謂勝者莫是指人做處否。曰
 固是又問性命於氣是性命都出氣則性不能全
 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
 德則性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否。曰固是。○問性
 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
 性便是將碗盛得清。汗漫碗盛得多。小碗盛得少。潔
 淨碗盛得清。汗漫碗盛得多。小碗盛得少。潔
 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
 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曰從前看性命
 於德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
 命二者皆是德也。曰然。○氣不可變惟壽夭。要之
 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問知所攝養者則多壽
 考肆其嗜慾者則多夭。○是死生修天亦可變也
 故程子曰正蒙之言恐不能無偏。○莫非天也陽明

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禮記領惡而全好。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問莫非天也。是兼善惡言否。

朱子曰。然正所謂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者皆出於天也。陽是善。陰是惡。陽便清明。陰便昏濁。大抵陰陽有主對待而言者。如陽仁。陰義。之類。又別是一樣。專就善上說。○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復黑暗了。○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夫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朱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惟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梏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夫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其大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孟子之意。則未必然。孟子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只如橫渠所說。亦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有時自要恁地說。似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不在言。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到。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橫渠此說。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不知未能盡得此心之理。如何便

能盡其心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問物有未體此體字是體察之體否。曰須認得如何喚做體察。曰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曰然猶曰體羣臣也。伊川云。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又曰。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問如何得。不以見聞格其心。曰。張子此說。是說聖人盡性事。如今人理會學。須是有見聞。豈能舍此。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地不相似。○十分事做。得七八分。便是有外。所以致知格物者。要得無外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己。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便無歸著。入於邪遁之說。如夫子都說得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則此心便瞥入虛空裏。○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去了。

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朱子曰。橫渠之意。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為。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意有思也。未安意却是箇有為底意思。為此一事。故起此一意也。○問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言意有思也。與此相反。曰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也。但不可有私意耳。○我有方。○上達反天理。下達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知徇人欲者。與明。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沉溺。○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如天地位而易行。朱子曰。知崇天也。言知識高明。知通猶兼也。兼陰陽晝夜之道。而指此理。通晝夜而。知夜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合知禮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問。橫渠知禮成性之說。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之。曰。如堯舜性之相似。但他言語艱。意是如此。○性者。我所得於天底道義。是眾人。○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其由底。○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

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以此。朱子曰。辨猶子細。感速。言我之

感發也。○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

有存。朱子曰。橫渠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雖靜坐。亦有所有。存主始得。不然兀坐而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頃。亦有存。如造次顛沛。必於

是之意。但說得太緊。○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貌然之身。渾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乾陽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母乾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

天地之塞。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立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性體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

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

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父母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也。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

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知化。則善述。其與天地相似而不。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朱子曰。孝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惡旨酒。崇伯子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朱子曰。好飲酒而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

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舜盡事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金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之。成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金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會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則亦天之伯奇矣。

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

事天也以周公之當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忿惡之則懼

而無怨其心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亦一而已矣

也
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亡人之身存則其事夫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

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本註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

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

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

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本註揚中

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

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

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

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私勝

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游酢字定夫揚時字中立皆程子門人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今人說只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

據某看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與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

○當橫截看便見分殊餘詳見性理

又作矧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

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本註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砥思。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砥思曰。東銘。○朱子答江仲謀曰。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

死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旨同哉。○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日而語哉。○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已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橫渠文集下同。○問張朱子曰。此蓋古註舊說。而張子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安者。蓋曰不重則不威。則當日不學。則固若日學。則不固。則當日重。則有威。○橫渠先生且學之為功。又豈止於不固而已哉。○謂范與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與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

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范

字與之。朱子曰。今人不能如大寐之得醒。只是

捉道理說也。說得去。只是不透徹。又曰。正要常存

意。使不怠。釋氏只是如此。黃直卿曰。張子語比釋

氏。更有窮理工夫在。曰工夫。曰自在。也。須用存意

問。直卿如何說。存意不怠。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

意。曰。設此語者。只不欲放倒此意耳。○橫渠之意

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

自得之耳。○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如大寐之

是信得處。○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

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

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

決江河以利吾往。遂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

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

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朱子曰。未知立心

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

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

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

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

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

而不果於為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

惡。則若決江河以順道理。又却抖擻起精神。敏速以

求之。則厥修乃來矣。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

處。事固當考索。然心未有主。却茫然理會不得。若

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講學。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

小在人能引之而已。永按易視之謂玩忽視之。安於固陋不能擴充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

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

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

多少為益。知所止。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

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

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

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朱子曰。此道自孟子沒。千有餘

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

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在

之意。○葉氏曰。天地以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

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

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續述道統

開太平。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

者以此立志。則所在至大。而不妄。○載所以使學

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

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

守得定。葉氏曰。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據依而自守。○須放心寬

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

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橫渠易說。葉氏曰。偏狹固滯。不足以見。○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

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

不知。橫渠論語說。○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

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

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下同。葉氏曰。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

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

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又要密察。心要

洪放。語錄下同。葉氏曰。文不密察。則見理粗疎。心不洪放。則所有狹滯。○不知疑

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

疑也。朱子曰。人須是做工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

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才動。則便忘了。○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

百物皆病。朱子曰。通是透得那道理處。病則是窒礙了。○心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

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見礙

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為敬。便一向拘拘。為和。便一向放肆。仁便煦煦。姑

息。義便粗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理。有那物。則有那理。流行而不相悖。並育

近思錄

卷之二

四

而不相害。○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云。心大則百
物皆通。孫思邈云。瞻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是
言心之體。思邈是言心之用。○人雖有功不
及於學。心亦不宜怠。心苟不怠。則雖接人事。即是
實行。莫非道也。心若怠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永按學不止讀書。接人事無非道。即無非學。實行與俗事。特以心之所存者不同耳。○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朱子曰。道只是致。○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永按學成自能立功業。若先以此為志。則穿鑿

創造有害於道矣。代大匠斲者。傷其手。老子語。○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
翫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
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
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
果他為也。葉氏曰。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默養吾誠。則反約窮源之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
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葉氏曰。變者非常也。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冒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

於吾言無所不說。永按學者於師友之前。不自其底裏。與顏子之無所不說。而如愚者異矣。○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肖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永按好攬外事。則自治。輕徒言短長。則躬行緩。○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永按志小者。恆自畫。氣輕者。多虛夸。

近思錄卷之二終

